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至四百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光謙

謄録監生臣何　均

宋史卷四百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子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

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

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吏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撿法官民有窖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

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買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廵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奬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瓫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

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廼疏為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髙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熈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顔戣戣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侍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

鉅細必親省决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内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邉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鈎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甓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邉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

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人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隷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邉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

渡淮而後牒報�δ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鄆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壊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蔵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别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琸敗亟

修守戰備遣精鋭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
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
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
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閫則事事禀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
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
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遏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

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
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
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
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
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悦服先是軍政
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衄吕祖不救遂棄皁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
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
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
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
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
之至是飭邉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
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
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邉民不相悉或有相傷

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潡卒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

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

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

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邉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

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

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

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

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歴歴以為言沔帥趙彦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邉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邉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宫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恵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

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

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

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

為先儻不無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邉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邉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輙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户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凛凛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

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内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禄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甍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

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為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邉事纖悉為盡力丘壽雋代與之為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請壽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

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道山陽兼帥事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洛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洛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為制置使首檄洛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

忠蜀人髙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牽科鑛户咨嗟曰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戍邉復苦餫饟為請於制漕司免之毁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為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洛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

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
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
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勵大臣
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刻去朝綱
大振明年改元端平洛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
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内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
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洛夔言聖學
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

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弊京湖以八陵圖來上洛䕫援紹興留司奏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洛䕫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廷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
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洛䕫
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洛䕫中
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
學士院時洛䕫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洛䕫奏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廷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

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洛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於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内艱免喪調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劒南東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為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侂冑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

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為參謀廟堂之義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勘贓吏永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啟僥倖者宜加遏絶所言皆侂冑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舍人宣撫四州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為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

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
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决者尚多今將奈何奕
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
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
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遇甚恭方清暑
離宫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内方射奕破的十有
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
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於我客有以使事

賀者奕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為天下愧之權禮部
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
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
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
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
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
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
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為剴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還吏部侍郎無修玉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

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永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疏入不報奕遂卧家求補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

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邉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迕安邉司夷酋王粲浮櫖木萬計入貢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窜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謂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艴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守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辨數以

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
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
筴之利以養士為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
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
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為十縣民代
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
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奬忠義收
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

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宫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盡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頗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

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袞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悉寬宥之居仁年四歲而孤以廕授鈆山尉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

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㸃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䧏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
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主軍
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
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
規模居仁奏陛下鋭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
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
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深得持

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擢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壽莫濟對甫數日召壽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羸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奬之
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
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
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於市
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
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
全給三軍為之呼舞留為户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

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寃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敘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旱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鏜極論從窄

之弊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

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閑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税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穉之將覆出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子行匄於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為石磋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牙兵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横中蠱毒之舊禁有召命求閑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卒

贈金紫光禄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己應物壹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
藁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詔
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己詔京師感動皆卓所
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匄祠還里平生不營産業
以賛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閑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

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吴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於朝廼謚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為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

檢討實録擢監察御史出知溫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
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户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
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當弭當之道為
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
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邉郡守當用武臣又
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
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為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
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

補之便為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為言官帝奬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𢡖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吴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貢疏留中不出貢松陽人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貢互按者明日貢有他命而漢𢡖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别邪正以息衆疑

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决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

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
皆疇昔託身私門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
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
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
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
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
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謚曰
忠漢弼之没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

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楊簡 錢時附　張慮　呂午 子沆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少從其從祖煜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兹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

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衆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

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

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末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

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范辤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邉方帥臣黄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刼欲

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輙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

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

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

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鬬邊臣以
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
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嗚復久居政府今
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即
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范奏臣論嗚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
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

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嗚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户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

還朝首言旱暵薦臻人無粒食楮劵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峡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脱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

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
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
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
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
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
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
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
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

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
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
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
舊敗壊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
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
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
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
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

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

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寛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惱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户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

甚而閭門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詳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邉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固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宫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

所修飭庶府積蠧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輙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邉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

遣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内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獘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訣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

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

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
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
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
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
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
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
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

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

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絡非範所屑為也珙太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諸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悦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

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

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悦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師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為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慼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㒺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踴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跛跛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子爭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非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為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蘄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

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藁乙藁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
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
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
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
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
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

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

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虙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為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虙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為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甿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户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静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

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嘉納焉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祖宗

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馳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驂然矣監司

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
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膠
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
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
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
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
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
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邉事有二病戒敕干

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

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為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羸於民吾捐萬緡為倡繼是儻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值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温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叅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愎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寛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

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
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
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為其所紿功未
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
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
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十二卷乞
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
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尤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馬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為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檟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

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櫝則可有則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為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溫州天

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
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
司事海冦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廌知調軍出海糧盡
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
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
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
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
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

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葵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蒿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葵交書獨吕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吕伯可獨立無黨者蒿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論邉事及午移浙東提刑蒿之令鄧咏㰚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蒿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為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婿
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
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
瓚為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
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
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

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歴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

愬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宫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没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

楊簡傳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臣宗楷按象山集象山過富陽夜集雙明閣數提本心二字因問如何是本心陸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是本心簡曰兒時已曉此語畢竟如何象山終不易其說次日有一鬻扇者訟至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象山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君之本心簡忽大省揖而歸拱坐達

旦質明北面執弟子禮終身師事焉

宋史卷四百七考證

宋史卷四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輙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黄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閬中尉利路

轉運使曹彦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惇頤及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

畢舉興元帥趙彦吶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為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邉臣玩令陟罰無章尤

奉拳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為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為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為遠臣之勸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衺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汝櫄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

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為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邉疆之禍皆此隂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内則嬖御懐私為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為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

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抨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宴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王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

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
緻痛哭言之出為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為謀者數讒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贑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

臺議禮文集行於世初吕喬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
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户參軍馬大同
鎮京口强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
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邉
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

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
鑄定額不求餘羡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
内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
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
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

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丞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

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催内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邉將葺城堡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邉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遴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毛澤民置石磋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

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邉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歴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邉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鬭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専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邉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邉面不

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吏畨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産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甽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蓄兆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煑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獘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户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扶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
内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為樁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擢户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核名實訾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讞讕妄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覬賞蹤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競行利涉歡訢忘勸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曁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郤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迺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寛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卽位詔爲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歳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偽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獘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狥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為

歟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
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為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
宴平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
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
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
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緦齋集左𥘉志漫存録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黄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宫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孳鮮邉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宫闈儀刑有未正也大

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愼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邉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蹴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宫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郤尋遷

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令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蔵以巧請而猝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逰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㫖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責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惕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

出知南康軍詰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究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劒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究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

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宊為請而没已閲月矣初宊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宊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之故耶焴服其言宊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

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究事先帝有論諫之
直而不及俟聖化之吏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
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槀數十卷藏于
家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髙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絶倫
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

丞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為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皐辟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籍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弊無

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

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慴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廵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黄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為掎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為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説有二曰規橅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橅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浸

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
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寃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
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狥公徹官易以迕意
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橐槖包苴以言戰功則多
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
肉餧虎夫以規橅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
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
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橅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

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横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迸相屬于道朝論以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廵檢使冐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䰟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

勞其軍霆以召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為達州刺史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人為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

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髙郵遲之境内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朞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盡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三輔堂奥也藩籬不固則門户且危門

户既危則堂奥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於龍眼磯安慶置於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於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詳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